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幸福

冯小涓 著

的底色

XingFu De DiSe



幸福

冯小涓著

的底色

XINGFU DE DISE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幸福的底色 / 冯小涓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7-5411-2439-7

I. 幸… II. 冯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2028 号

幸福的底色

XING FU DE DI SE

冯小涓 著

责任编辑: 谢明香

装帧设计: 邹小工 孙文茜 曾珍

责任印制: 晋 冰

责任校对: 张川蓉等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: 发行部 (028) 86259285

编辑部 (028) 86259303

邮政编码: 610031

网 址: www.scwys.com

制 作: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240mm×170mm

字 数: 260 千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06 年 8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5411-2439-7

定 价: 35.00 元

■ 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

序 /1

壹 惶惑与快乐

劳作的意义 /8

手 /14

一个普通文化人的命运 /19

与世界的第一次对视 /25

美丽的邂逅 /28

养儿记乐 /35

眺望 /48

阳光、婴儿和母亲 /51

相思鸟 /54

孤单的狗 /58

幸福的底色 /62

梦境与暗示 /66

忧郁的黄昏 /71

那一夜，我很平静 /77

清明 /83

中秋 /87

寒江秋月 /92

与逝水拔河 /94

秋天的绚烂 /97

独坐烟雨中 /99

菊 /103

鱼和我生命中的四个小时 /106



贰 浪游和漂泊

浪 游 /112

大地的声音 /115

冥想之湖 /118

三百里翠云廊记趣 /121

锦城旧梦 /131

雨城·月城·罗曼之城 /134

没有痛苦的地方 /140

西安：挺立在时间的波涛之上 /143

放歌鄂尔多斯 /148

生命的三种姿势谛听草原 /154

新疆散记 /156

凤凰的日子 /170

锋利如水 /177

三醉亭戏笔 /180

一缕心香 /184

遗落在澳洲的浮踪片影 /188

奔走或漂泊 /200



叁 追问或冥想

筑·居·诗 /205

忘 川 /212

这种高度让我战栗 /217

天和空 /219

与万物面对 /222

三读陈子昂 /226

热闹与孤独 /233

遥想伊甸园 /238

肉体·身体·天体 /243

书仙意态 /251

另一种反抗 /254

编辑部 /256

“伟大理想” /258

上午，突然拉响了防空警报 /262

喧嚣的新闻 /264

冬天里的逼问 /270
见 /275
透明的瞬间 /278
独自享受 /280
我的爱人 /284
树 /286
永恒之爱 /289
西西弗斯的快乐 /291

西西弗斯与一位西藏上师的故事 /294
以诗的名义说话 /298
诗《圣经》断想 /300
人到四十知平淡 /304

灵魂的幽香 /308
——关于散文的一种解读（代后记）

序

王家祐

冯哥嘱写《幸福的底色》散文序，“老大不能收拾得”。为报知遇之恩，勤读真善之心声，时而于文后提臆想或简写于小笺，在舒心、勤勉中一气读完全书。它是智慧的结晶。涓涓泉水融大海，滴滴晶珠含银河。写人写事，写情写心，写出七彩水晶心，妙句佳词，晶心素志，美含真善。序不成，读后记也难织编，把读每篇的感受综合连缀成文。

冯小涓是一个真性灵的作家，她的散文都是灵性的真实流露。在她的这本集子里，有不少篇什写到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既有慈母心肠之柔软悲悯，又有仙女慧眼禅心之冰洁晶莹。

在读她的一些篇章后，我留下一些只言片语，现录下，就算是点评吧。

《劳作的意义》读后：

涓涓溶水衍大江，一滴新露含海洋。全息万物具道体，正如水善晶灵光。

绿云护涌素白莲，藕栖污淖性自全。虚心有节浸无染，直心道场挺碧天。

阅《与世界的第一次对视》：



如饮清溪，如沐春风，童稚醇醪，翠竹晨曦。

《那一夜，我很平静》批：

清泉文笔水晶心，字字珠玑见性灵。古今才子知多少，哪及木兰冀国情。凡人写出平常心，禅悟自是普照情。随化喜结诸善缘，个中自有水晶灵。

又因感念诸事无常，需安时处顺，平静泰然，欣然写道：

则天法自然，逝水尽华严。无相亦无住，诸念终枉然。

读《三百里翠云廊记趣》：

身临翠云，心契松琴，游记有灵，真情又是稚心矣！

作为书名的《幸福的底色》一篇，更从此文看到才华，文笔清新，哲思泉涌，心灵精敏。对我这粗俗的挖墓匠来说，每读冯哥一册都是教益。我早先用的闲章“愚鄙贱丑”真是有点自知之明。可惜“自胜”之修行，往往虚名无实。以上点滴，皆出肺腑也。

古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冯哥是个读书的人，涉猎十分广泛，文史哲、佛道儒无所不读。当今社会，芸芸众生，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而能与书相伴、以书为乐，自然就有点“独立不羁”的“书仙意态”了。

——书仙独对世界，从不觉得寂寞。相反，书仿佛皆为我辈设也；未降世，书已等你几千年；一出生，千古友人即向你打招呼。你翻开书，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就向你披肝沥胆痛陈心迹，绝没有豪贾的奸猾或权臣的伪装，说的都是当世无人理解的真诚



话语；你理解了，自己设身处世的痛苦也就消释大半。大凡体验过这种陶醉的人，一生定会嗜书成癖。有人写道：“抛书便觉心无着”，“此生原为读书来”。甘当一个无可救药的书痴，是最会让心灵纵情享受的人。

“学荒翻得性灵出”，“只有读要书的人，才能识学成智。那些为任务、专业、名利而读书的人是积财，不是治学。”因此，我明白了这些文章中性灵的由来。

游历，是冯哥的另一姿态。文集中第二部分皆为浪游留影、留痕。但是，她的游记绝不是徐霞客式的流水账，更不是时下某些套用地方典籍的所谓文化散文，而是通过“行万里路”参悟人生，把生命当做一次漫长、痛苦又美好的游历。

在《浪游》中写道：“生，我见证了人世的丰富；死，我又开始一次行程。”“浪游是心无所执的洒脱，浪游的最高境界是参破人世的虚无，从而随心所欲……”出家人“云游”的心境，应当带有如是禅思。

云游，应当不同于当下官方宣传的旅游。孤客之意不全在游，当是与万物契合，行于当所行，止于当所止，无羁无碍，闲云野鹤一样的心境。看冯哥的《锦城旧梦》《西安挺立在时间的波涛之上》《没有痛苦的地方》《新疆散记》《锋利如水》《三醉亭戏笔》诸篇，便知其在悟道，也知其可以学道矣。

冯哥有相当一部分便是学道、悟道过程的结晶，她将其归纳为“向往澄明”，是一颗灵睿智慧心盛开的朵朵红莲。《忘川》如有花谢花飞、花开花落、沉舟枯木、敬亭独坐；《只有这种高度让我战栗》眼界开朗，心胸宽敞，具有洞穿的宿慧，灵想的高度，使愚鄙敬仰。尤其是《衣服》《肉体、身体、天体》两篇不仅立意深远，且行文机巧，可谓语言幽默、智慧毕现，使祐欣然又亲证“天女散花”。什么是仙佛？温饱、安宁、思考，精神心灵的通达颖悟是也。



当然身处尘寰，要读经、史、子、集，做道德文章，逼问现实，寻觅意义，必然会遇到很多悖论，矛盾与痛苦自然难免。处世与做人，古人庭训多叫做“仁”。但存忠孝礼法故作仁难，处世犹难。在君父政治经济和性压抑下做人两难。冯道九朝元老未必遵君父之道，文天祥尽节未必爱人民，岳飞尽忠未必利君王。人们争生存更谈不上礼与法。修性与修命何先何后，性命双修说着容易行持仍有“内方外圆”之矛盾。但知延命，何来修善进德之清凉心境？全真诸子仅邱长春活了七十岁（诸师皆短命）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载体之生命已无，何以载道？

最近读书的一些心得可与冯哥共勉：命运难明，不必羡慕名利；缘法说不清，不必拒绝名利；感情（利己）说不清，不必强争名利（三不可知，三不必妄想）。绝灭名利无进取价值，沉溺名利如陷污泥；终心营营，贪妄自戮，故曰鬼混。我爱莲荷具四德：不染、有节、虚心、有情；我爱翠竹挺柔曲，纵然凌空也虚心。

总体讲，冯哥的散文是慧眼兰心的佳构，字字珠玑的美文，前一册《倔犟之眼》犀利，犀利得有点不管不顾，将胸中之块垒脱口而出；而这册《幸福的底色》显得平和，且有了“天凉好个秋”的悲秋情绪。一个作家，旷达的心胸是不可少的，读书读人读社会，生存生活生超尘。生存后还要通达，还要超越尘俗。从文章看她，说好听点有童心，不好听即是对人对事不够通达。对哥哥姐姐的死，对亲人的离去，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还耿耿于怀，都不够练达，还显得年轻气盛，还没有化气，也还有一些旧时代的陈腐观念，不够与时俱进。

这里有两联相赠，其一为新都宝光寺正殿联：

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
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



另一联，于生存生活，处世为人，修身养性，皆有裨益：

合光同尘 度己渡人

精敏练达 凡人梵心

一个作家，要有“作家心”。作家似明镜，反映真实。古镜可照妖魔，心境可看穿人生。作家像高级数码相机，清晰、广角、远观、近放（大）。作家必须了解前因历史，后果前程。虽然摄影一瞬间，概括上下八千年，指望着明天。作家的学识是广博的；作家的心境是真善的，故作家是美的（不要“美女”）。作家应有一颗水晶心，七彩靓丽，象征着真、善、美。最美的事物是天然的、朴素的、真实的。所有应命文学、中心主题、以文载（君王）道，都有点违背良心的媚气或商业炒作气味。

冯小涓文化底蕴还要加深，还要再读中国通史、中国文学史。她不是正规的博士，而是票友型的。所以，散文写得好，还不够做一个大作家，还应该有自己的中篇、长篇。一个作家，仅写自己的小情绪、小心情还不够，还要观照大千世界，要有菩提心、大众心。

我这里再录几条禅偈于后，供参悟：

绿水本无波 因风皱面

青山原不老 为雪白头

酒色财气 有度可养生

贪嗔痴爱 无相即菩提

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

本来常清净 何碍染尘埃



(从空情讲，本来常清静；从修行讲，时时勤拂扫。)

将身喂虎，先养三代以供众生。

王老邪老年懵懂，老眼昏花，语无伦次，望冯哥和读者诸君见谅。读书已成为我生活的全部，但是，读完《幸福的底色》，我的右眼已经失明，这也是我今生最后写的文字了，且很多都是摸画而成的，有歌颂也有我见。朋友最珍贵的是知心情谊。最后我想起苏联《苦难的历程》序中的三句话，写下与之共勉：在血水里泡三次，在碱水里泡三次，在清水里泡三次，我们就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。



惶惑与快乐



劳作的意义

劳动改造人。

从小我就听见这个经典的论断，从来没对它产生任何质疑。直到今天，我看见这位老人，他的外形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，我不由想起这句话。劳动对于这位老人，“改造”得如此彻底，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经年累月的劳作，居然可以把人的身体作一次漫长的造型。最终，一个九十多岁的男人几乎失去了人形！

六月的一天，我回到离别十年的老家。黄昏，我在葱郁的山间树林里闲走。在一块树林荫蔽的山地边，我听见一阵窸窣的响动。地里放着几捆拔起的黄豆藤，一个身穿青布衫的人屁股撅起，双手向下，精瘦的身子蜷成细小的一团。我一时疑心是不是獾或其他动物，但从麻利的动作判断，他肯定是一个人！这时，二哥叫他：“全培老爹！你还在忙呀？”

被称为全培老爹的人说：“要赶在天黑前收完啊！这些黄豆遇上雨，恐怕要发霉！”

说话间仍然没有站起来，从两条腿的缝隙间可以看见一线皮肤的黄光，那是脸的部位，脸在手臂上方悬着，仿佛要钻进地里似的，这副模样的人已经像一个四脚贴地的动物了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，八十多岁以后腰就没有直过，



背和前胸往相反的方向突出，仿佛双肩不堪重力挤压，胸背都快挤爆似的！九十多岁的老爹，像牛像马像一个在地里寻食的獾，手变成了前蹄，脸离地只有几寸！

我几乎不敢相信，经年累月的劳动居然可以把人压榨成这个样子！我记忆里的全培老爹哪是这副模样！我十岁时他已经六七十岁，仍然可以挑着盛满大粪的木桶，撒下一路均匀的声音！母亲说，逢年过节，全培老爹能吃一斤半的肥坨坨猪肉，一口一块比吞萝卜还爽快！在我的印象中，全培老爹的力气总也无法使完用尽。生产队那会儿，全培老爹是一年四季出勤的全劳力，回家来总爱侍弄自己的那块自留地。他家的自留地在崖边，全培老爹就背石头砌堡坎，硬是把滑到崖下的土背回地里。为了利用崖坡，他每年都要种南瓜或冬瓜。包产到户最初的那几年，属于他家的田边地角都种上了桑树。他不但做完了儿子、孙子的土地，让儿子、孙子进城打工，还尽量开荒种地。半山的玉米地缺水，一亩不到百斤的产量，很多人会放弃。全培老爹不会，担完粪还要担水上山，去浇他的玉米，别人的庄稼干死了，他的玉米却长得又油又亮。树林间巴掌大的空地，因为只能见到很少的阳光，产量极低，谁也不愿耕种，全培老爹去种黄豆或花生。他的老伴早已去世，他一个人哪能吃那么多的粮食？他一辈子就像一头推磨的牛，无法停止转动。劳作于他，就是每一天每一刻的生活。舍此，便不会再有什么！

这次回家，促使我思考劳作意义的，是那些像全培老爹一样劳作一生的本家乡亲。在那个被叫做“桂花店”的山沟里，全队有一百多号人口。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，长辈的大多离世，小辈的已经长成；我唯一看到的变化就是家家户户重修了瓦房，青瓦白墙掩映在竹林间。50年代土改之后分配的房屋一直拥挤着暴涨的人口，一批男人长成要娶妻，也只好在老屋里挤着，老父母和新夫妻同居一室并不鲜见。直到80年代包产



到户后才出现转机。粮食丰收后，乡亲们开始改房造屋。贫穷的家庭在 90 年代后出去打工，也翻修了房屋。这是经历了五十五年之后，桂花店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。两代人的劳作，终于解决简单的居住。注意“简单”二字，因为房屋内依然没有多少新添的家具，城里人用的席梦思或沙发，在这里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。有一对进城打工十多年的夫妻，记者问他们有什么打算时，这对民工说：“希望再打几年工，能修一幢带玻璃和地板砖的房子！”玻璃和地板砖，仍然在山区农民的梦中闪着神秘的幽光。

劳作是为了什么？劳动者为什么终身劳碌，直到已经失去人形时，仍然不能过上一份体面的生活？

这次回家看到的人几乎都是五十多岁以上的人，正是插秧收麦的大忙时节，没有一位老人闲着。他们往往灰头土脸，衣服上、头发上粘着麦粒，孙子们就在那些麦草间爬来爬去，也是一脸的灰一身的泥。这些老人丢下屋里忙地里，忙完地里再回家做饭，一天到晚没停歇。

我们本家的一位打石匠，在我记忆中他像石头一样粗笨；除了憨憨的笑，他就像一块移动的石头。石头一样的力气，石头一样的坚忍，这个打石匠在修完桂花店远远近近的新房后，耗尽了力气，他的胸和肺似乎在一次又一次打石头和抬石头的号子中被磨损掏空。孱弱的心脏甚至不能供给他那轻巧的嘴唇，乌黑的嘴唇如同阎王送来的花朵。他的双脚像两根石柱——浮肿正在泡垮那两根柱子，死神已经从他的脚上升起来了，他的下半部分已经被淹没了，只有朽烂的胸膛仍在发出最后的喘息，喘气声里使人感到他的心肺已经无可奈何地风化掉了，如同一些松软的石屑。

在老家，这喘息声植入我悲怆的记忆；土地和土地搓磨着的人发出的呻吟声，在我耳边回响。我一直能听见这种喘息和呻吟。我的爷爷生前一直套着一个背柴的背架，一生从未卸下，就像一头牛始终拉着耕地的犁把。那些弯弯曲曲的山道留下了一个背夫